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巴溪的城

BAPENG DE CHENG

王勇英◎著



YZLI 0890099948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巴蓬的城

BAPENG DE CHENG

王勇英◎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澎的城/王勇英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6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ISBN 978-7-5395-4067-2

I. ①巴…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437 号

巴澎的城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作者:王勇英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17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市福新中路42号

开本:700×920毫米 1/16

字数:154千字

印张:13.25 插页:2

印数:1—10150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5-4067-2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的童年足迹。写我在广西博白县东平镇大车乡村度过的童年时期最纯真、美好的记忆。这本书的文字保留了浓郁的博白客家方言特色，我尝试着以最大的努力做到让读者既能品读到原汁原味的方言风味，又不影响阅读的顺畅与愉悦感。

不过，从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到沙蛭提篮子来找弄泥的那一段故事情节，也就是到“弄泥到哪，菜条也会跟到哪”这一句之间，我有意设置了一些阅读难度，把大车的一些特色方言以及艾烧等当地民间医术全放在了小说的开头处。这是这本小说乡土特色的最重要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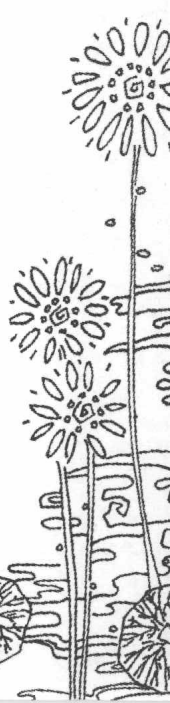
如果小学生读者阅读这段文字感觉到有难度，那就越过它，从下一段开始读起。待你读完全书再回过头来读第一段。

七年级以上的读者，建议顺读下去，冲破最初的阅读障碍。认真、耐心、细致、深入地阅读，缓慢地品味，才能感觉到文字的芳香，才能走进故事里的大车村。真正用心去阅读，文字才能进入你的内心，才能带着你真正进入大车的村庄，触摸那片乡村的本质，感悟到客家方言与客家风情的魅力。



目录

- 1 前记：关于大车
- 2 第一章 烧火老嬷巴澎
- 30 第二章 巴澎的城
- 52 第三章 艾烧香香的温暖
- 90 第四章 巴澎的眼睛
- 118 第五章 郁郁艾香
- 146 第六章 关于那些故事
- 168 第七章 禾烟深处的画面
- 201 后记：《永远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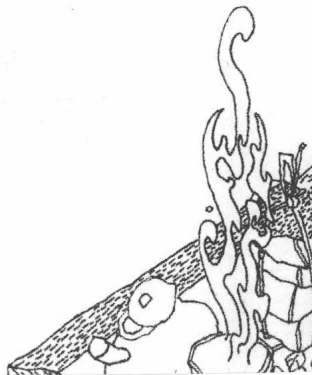


前记：关于大车

大车是东平镇的一个大乡村。在村庄尽头处的西北向，全博白县海拔最高的马肚嶂山稳稳当地凛然坐落，两边各朝镇的方向伸出一排巍巍山脉，像长臂般安稳地环护住大车这片平坦的肥田湿地，并给予充足的流水和适宜种植农作物的湿润气候。二十来个自然村或紧或疏地置于田间、水边或山脚。

当地人所讲的客家方言音调轻扬，声质柔软中透着清亮，所谓南音悦耳。有些特别的村语很有意思，如大车人说下雨是“落水”；大车人说“说”是“讲”；大车人在每句话后面有“得落”这两个字，就是得了、好了、知道了的意思；大车人习惯用“得门”来表达询问，意思是“得了没有”？大车人还说早晨是“打早”或“打早头”，上午是“朝早”或“早朝”，中午是“半昼”^①，下午是“半哈昼”，傍晚是“哈昼”或“下昼”，晚上是“暗布夜”；大车人说吃饭也特别，早饭是“食朝”，午饭是“食半昼”，晚饭是“食夜”。

^①半昼：客家话；昼，音ā，指白天已过了一半的意思。



第一章 烧火老嫫巴澎

大风吹过，雨就跟来。

这场雨下了一整个早朝，直到半昼，雨才停止，亮出晴空。

湛蓝的天空纯净得不留一丝云，让那突然跃出的月头^①显得霸气。所有的山、田野、河流、草树、瓦屋顶都积着汪汪的水，被月头烤着冲起一股股湿润的水汽，带着泥味和草叶味。

从雨时到天晴，弄泥在二楼的花窗台上像偷盐蛇^②一样稳稳地贴趴着。她在看窗外面一块地里的芋头苗。菜条也挨着她趴在花窗台上往外看，但菜条看的不是芋头苗也不是又肥又厚的芋苗叶片儿上晶光的水珠，它看的是芋头地外那条灰白色的泥沙马路，它盯着在泥沙马路上过往的人、牛、狗。菜条是一条很有责任感的看家狗，它要留意家周围的一切动静。

弄泥家东向、东北向那些村子的人到它铺来买油、盐、香纸等物品大多要从她家正大门前经过。全大车就只有它铺是卖东西的自然街，而在弄泥家东向和东北向所有村子的人要到它铺就只有走这一条大泥马路。弄泥家就独据在它铺街东头口最前处。

有个戴竹叶斗笠的藤肚村人提着一只木桶走过来，快要走近时，菜条朝他吼了一声，告诉对方这个家里有它。菜条有意把嘴张开，亮出所有牙齿。然后它又故意没把嘴巴合好，让最尖利的

①月头：太阳。 ②偷盐蛇：壁虎。

那几颗狗牙尖露在嘴唇外。可惜这些尖牙恰好被花窗挡住，别人看不到，失去了威吓意义。菜条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奔到楼下去再亮牙。可是等它奔下去之后，人家已走远。它只好悻悻地转了一个圈再回到弄泥身边。

山风狂起，树木摇动，鸟群纷飞。

鸟群从河那边秧地洞村后的山上飞来，飞往牛骨田里的大树。弄泥的目光随鸟群而去，停落在牛骨田上。

牛骨田是一座城——巴澎的城。

弄泥的心头猛地缩了一下，赶紧拉回目光，转看别处。她对牛骨田有种莫名的惧怕，因为那是巴澎的城。

巴澎是大车的烧火老嬷。

烧火^①是大车盛行的一种民间医术。药材是遍地野生的艾草。把生艾草的叶子摘下，晒干，搓揉，挑去杂质，再用碓麻^②踏碎，最后做成灰白色的绒团。这样的绒团可以拍打成结实的艾饼或艾条储存在木盒子里，能保留很久。要用艾条烧人的时候就拧下一点点艾草绒，放在拇指和食指间揉捏成蟑螂屎那样大小，点燃角稍处，烧灼穴位，逼出恶汗可以除病。初生的呀哈^③到两三岁期间常有些小病小痛，一般都用烧火治疗。呀哈在刚出生的头月内最容易得小儿落地锁、小儿三朝着锁、小儿七朝锁、小儿十二朝锁、小儿二十四朝锁、小儿生疔火、小儿虚弱疔火、小儿过人胎花火、小儿急惊风、小儿慢惊风、小儿夜啼风等病。凡得以上几种小儿病的呀哈，新生^④难下药，打针太重，吃药难喂，民间的

烧火老嬷巴澎

①烧火：艾烧，用艾草灼烧穴位的民间医俗。 ②碓麻：南方乡村一种踩米的工具。 ③呀哈：婴儿。 ④新生：医生。



这种烧火土术就是最好的办法，用艾绒灸烧穴位，运通经脉逼出恶汗驱散风邪。大车这一片村子的大人每年都让自己家的孩子烧一两次火，为的是让孩子更健康，干活更勤快，更听话不顶嘴，不贪吃贪睡不乱哭，乖乖地长大。每年的年尾，大人们都会请巴澎来烧一下自己家的孩子，说是年尾了，要把孩子们这一年的懒筋烧掉，烧好了脾气来过年。在大年三十那天，大车这片洞肚^①里所有村子的孩子们都在半昼时分就洗澡。大人们会在煮半昼饭的同时在后尾锅烧好一锅滚烫的水，把连根拔回来的艾草洗干净扔到桶里泡几桶香气浓郁的艾草水，让家里所有的孩子洗个香喷喷的艾草澡。艾草虽然能治百病，但也要适量而止，不可以多放，一棵就可泡好几大桶水，量多了，药气过浓反而容易头晕目眩。小孩们洗好了澡就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家门口等巴澎来烧。谁要是敢逃跑，惩罚就是挨大人的一顿棍棒，年初一拿不到红包，从年初二到年初八的串门日不能跟着去走访亲戚，过年的新衣服新鞋子被没收。而且即使逃过了这次，在来年年头一出正月十五还会被大人捉住给巴澎补上一顿烧，并且补烧的时候艾草屎团要比平时的粗大一倍，烧到皮肉起泡，十天后洗澡都还痛到你哭。这样一来，没有谁敢逃，反正是逃过了年三十逃不过来年正月十五，干脆勇敢面对，早烧了好过年。小孩子们在等巴澎到来之前，家里的老人会提前把卧室的窗口关好，不让风进来，还会在床前摆好小板凳，备好几炷香和一盒火柴。等巴澎给孩子烧完火以后，大人会用大毛毯把孩子包好塞到大床里再盖上棉被捂汗。大车就只有巴澎一个烧火老嬷，所以巴澎在大年三十那天是最忙碌的。巴澎一大早就出门，依次到每个村子的每家每户去烧

^①洞肚：角落。

孩子，有些人家生的孩子多，一次就得烧三四个。等她烧完这十几个村子的孩子时已是哈昼时分，她就持着拐杖踩着夕阳回牛骨田了。大车的孩子几乎每年都要被巴澎烧上一两次，有些身体稍弱的一年要被她烧五六次。每个被烧过的孩子都不会忘记那种像针刺一样的疼痛，也特别害怕那个烧火老嬷巴澎。孩子们只要见到巴澎就禁不住打个冷战，从前被烧过的每个穴位的神经都会被激醒，疼痛一下。凡是巴澎经过的地方，孩子们都会远远闪开，藏起来，屏住呼吸。有些孩子对巴澎的恐惧达到极致，一见到她就吓哭了。

弄泥也是极害怕巴澎的，怕到连巴澎的城都不太敢看。巴澎的城就在她家的左侧，每次上楼都不可避免地要从花窗看到那座城。弄泥希望花窗下面的那片苦楝树快点长大，最好长成一片茂密的树林，严密地挡住巴澎的城。只是那几棵苦楝树长得真慢，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还是没长成弄泥所期待的模样。

弄泥想离开花窗的时候，沙蛭来了。

沙蛭站在花窗下面对着弄泥笑。他提着一只小竹篮，竹篮里放着半边剪刀，那是沙蛭常用的刀片。

“我去给阿嫂割苦楝树的疙瘩皮，你去吗？”沙蛭对弄泥说。

沙蛭家的几个兄妹都管阿妈叫阿嫂，管阿爸叫阿叔。听说是这几个孩子的命硬，要这么叫才能全家人好好生活，互相不冲。大车这里好多村子的人都这么叫，也有一些人叫阿爸为桶哥，叫阿妈为阿娘、阿奶或阿嬷。弄泥和哥哥姐姐们都叫阿妈为阿乳。

弄泥眼下也没有什么事做，愿意跟沙蛭一起去。

弄泥到哪，菜条也会跟到哪。

沙蛭知道在马路边的旧瓦窑有几棵长着粗疙瘩的苦楝树，那



皮够老够厚。

沙蛭提着竹篮子和弄泥一起朝旧瓦窑走去，菜条奔在前头开路。

沙蛭告诉弄泥，他阿嫂的脚上长了个东西，要用苦楝树皮煮药酒洗。沙蛭的阿嫂是个奇怪的人，有着一张很大很板平的脸，因为从来不爱笑也不爱说话，所以板着的扁脸就好像很生气，让人看着害怕。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开始发白，编一条粗粗大大的辫子挂在脑后跟，大车人都叫她大白毛辫。她总是爱穿一件灰色的衫，这样白色的辫子看上去更白了。她的手脚每年都会长一些奇怪的泡、疮、疖之类的东西，但她从来不找新生看病，也不会找巴澎烧火，她自己找些树皮、草、叶之类的东西煮水洗洗泡泡。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总是能把自己治好，然而同样的泡呀疮呀长在别人身上，人家也学她那样用树皮、草、叶等东西煮水泡洗，就是治不好。

从弄泥家到旧瓦窑这段马路是细沙子路，雨水浸泡过的沙子路面，沥过了水，硬硬的，结结的，每粒水分充足的沙子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干干净净。弄泥提着鞋子，赤脚走在沙路面上，脚底传来每一粒沙子的刺刺感，很舒服。菜条也放慢了脚步走在弄泥的旁边，不时抬头看看弄泥的脸又低头看看弄泥的脚，看着看着它就忘记了自己是用四只脚走路的狗，突然间不知道如何抬脚迈步，只好呆呆地站着看弄泥走远。

弄泥和沙蛭已经走到旧瓦窑那边了，菜条还站在原处发呆。

旧瓦窑在马路的右侧，周边是长满了臭草的沙砾田。这片田每年夏季都被水淹泡，加之地不够肥沃，沙石多，种不了稻谷。旁边的田地都很肥沃，老鼠虫蛇也少，偏偏就这片地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不受老天护佑，独受老鼠虫蛇喜欢。田地底下满是鼠虫蛇

洞，根本就不能蓄水。它哪怕是刚被大水浸泡了几天，等水一退去，不到半天工夫，水就像从地洞里漏掉一般，一转眼就干涸了。田主原也种过些红薯芋头之类贱长的粗粮，都被老鼠虫蛇损毁严重，有种无收，后来这些地就被田主弃种了。但臭草却能在这里扎根，好像遇风也能生长似的，茂盛成林。臭草很臭，闻几口就让人有晕眩感，但它们的叶子绿得很好，花开得很美。臭草花是一小束一小束地开，刚开的花是浅浅的白，盛开中的花是淡淡的蓝，一大片一大片的臭草花重叠着，看上去就像在花海之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紫。风吹过，那些花会像轻云般流动在绿绿的叶片之上。

弄泥和沙蛭站在那片绿绿的臭草丛中，白色的、蓝色的、紫色的碎花在风中慢慢地流动。

菜条看得有些眼花。

“菜条——”弄泥喊了它一声。

菜条被弄泥这么一喊就想立即奔到她身边去，只是后脚抬得比前脚快，打了一个脚偏，险些栽跟头。

沙蛭咧嘴笑起来，对弄泥说：“你家的菜条又打脚偏了，要给它吃肉也要吃青。老话说了，三日不食（吃）青，行路打脚偏，会跌跤的。”

“吃呢。”弄泥说。

菜条在弄泥刚说完话的时候就已经跑到她跟前了，卖乖地抱住弄泥的脚，亲昵地含住她的脚指头轻轻地啃了一下。

“得落”，弄泥点了一下菜条的头，菜条才走开，然后又扑上去想抱一下沙蛭的腰，却因用力过大起跳高了，扑到沙蛭的肩膀上，一下子就把瘦小的沙蛭扑倒在地上。

菜条很担心沙蛭会生气，怯怯地看着沙蛭，不太敢判断，是

烧火老嫫巴彭



靠近他一点还是离他远一点，是对他继续调皮点还是老实点，所以菜条犹豫着走上前一步又退回一步，尾巴在半抬不抬时摇一下，停一下，又轻轻地摇一下。沙蛭从地上爬起来，从嘴里抹掉一些狗毛扔回去给菜条，冲它笑了一下。菜条见到沙蛭笑了就明白他不生气，开心地四脚撒开往远处奔跑。

菜条奔进那一大片臭草地中，花海顿时成片地剧烈晃动，蝴蝶和蜜蜂被逐得纷纷乱飞。

沙蛭已经开始爬树了，弄泥在树下仰望着。沙蛭咬住竹篮，就这么叼着，飞快地往树上爬，像灵活跳跃的树蛙，也就是大车人所说的“射尿拐”。大车人说的这种蛙在一棵树上尿尿，能尿到很远的另一棵树上。

苦楝树也已是满树挂花，细细碎碎一束束地盛开，像紫色的伞。小片的苦楝树叶也是一束束像把小伞那般展开。

风吹过，树叶丛会突然裂开一道大大的缝隙，阳光照射进弄泥的眼睛，她不得不轻轻地闭一下眼。待她再轻轻地睁开往树上看时，好像色彩更加浓烈。天空、阳光在苦楝树的花、叶之上，斑斓得有点耀眼，耀眼得有点迷离。

弄泥的笑容在小小的脸上盛开。

原来爬得非常敏捷的沙蛭突然抱着树干不动了，好一会儿才喊了一声：“巴澎——”沙蛭的声音因为害怕而严重变调。弄泥听到沙蛭说起巴澎，笑容瞬间停在脸上，然后消散在风中。奔跑在臭草花海中的菜条也像被点穴了似的，僵僵地伸长脖子朝巴澎的城望去，毛发和嘴巴上还粘满了花瓣、草叶、泥巴和水珠。

“藏起来。”沙蛭回过神来对弄泥说。

沙蛭以最快的速度爬到树叶最浓密的树杈上一动不动地趴着。弄泥也躲到最巨大的那棵苦楝树后面。菜条已经趴在臭草丛

中，脑袋缩进肚子里，再用两只前脚把脑袋也抱住。

巴澎此时已经走在牛骨田城侧的小泥田路上了，依然持着她那把从不离身的荔枝木蛇头拐杖。

巴澎瘦小的身子像沙蛭家摆在瓦屋顶上的那根风干水分的甘蔗。她甘蔗般的身体装在一件宽大的黑色大开双排布扣的棉布大衫褂和黑色的棉布系带裤里。她走路很轻很轻，那双棉底布鞋走过的地方几乎不留脚印，所以也基本没有声音。她走路像是飘着，整个人像是只有那宽大的衣衫在飘着。

田间是青青的禾苗，田间的小泥埂路隐在青苗中。巴澎满头雪一样的及颈短发，在青青的禾苗之上显得更加耀眼。巴澎带着她一闪一闪的白发飘过一块很茂盛的芋头苗地，又再飘到一片青青的禾苗之间，然后再飘向前边的一块豆角地。豆角地里有一排排由树枝搭起的栅栏，栏上已经缠满了一簇簇的豆角藤苗，长长的灰白色间又泛着生青绿的豆角，像胡须一样悬在藤苗叶间。巴澎在这片豆角地的栅栏架中若隐若现地飘行。之后又飘到了绿绿的禾苗间，然后就飘到大车最正中的泥沙马路上。

巴澎离这个旧瓦窑越来越近。

沙蛭抱着树干无声地藏在大树的枝叶间。弄泥贴着大树，闭上眼睛不敢看。菜条继续抱着脑袋隐在臭草丛中。

风好像突然止住了。

巴澎从旧瓦窑窗边飘过。

沙蛭从树上扔下一小块树皮砸了一下弄泥，以提醒她，巴澎已经飘过去了。

弄泥这才慢慢地睁开眼睛。

巴澎已经快飘到弄泥家的前大门了。

菜条从臭草丛中站起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并呼气吹掉了



几片沾在脸毛上的碎叶和花瓣。虽然花丛依然美丽，蝴蝶和蜜蜂飞得很诱人，但是菜条却没有了奔跑的兴致。它走到弄泥的身边，挨着她的腿，跟着她一起朝它铺那边张望。

“莫惊，她走远啰。”弄泥摸了一下菜条的脑袋安慰它。

菜条把头抬得更高些看巴彭的背影，还是突然间打了一个抖。

菜条可能是大车唯一被巴彭烧过火的狗。在菜条还是只喜欢被人抱着睡觉的小狗时，就特别爱当弄泥的跟尾狗。它跟着弄泥去很远的山上摘野果，差点在山里迷路，幸好遇见一个放牛的老人把他们带出山并送回家。弄泥全家人对菜条很不满，按理说一条狗不应该迷路，它应该在弄泥迷路时借着尿味的记号带弄泥原路返回。菜条很冤枉，它有一路上撒尿的，可弄泥没从原路返回，它是跟着弄泥走的。更让弄泥家里不满意的是，菜条不但迷路，还走累了，是弄泥抱着它走了两座山回来的。在弄泥家里人看来，它是一条狗，有四条腿走路，怎么能比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弄泥还累呢？弄泥的阿乳瓜飞为了教训像野马楼（猴）一样满山乱走的弄泥，派弄泥的阿成哥把巴彭请来用艾屎团把她烧了一顿，顺便把菜条也烧了一顿。瓜飞说现在菜条还小，是弄泥带着它到处跑，以后它要是长大了，可能就会带着弄泥到处跑，必须好好惩罚他们俩，好乖些。弄泥的阿河哥和阿成哥用绳捆住菜条的前脚、后脚和嘴巴，菜条跑不掉也叫不出声，更咬不了人。只能躺在弄泥床前的木板上任由巴彭把它当人一样烧了一顿。虽然菜条那时年纪还小，但它仍然还能记得艾屎团烧灼皮肉的那种疼痛。在后来的一年中，菜条只要见到巴彭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打个冷战，所有曾经被烧过的穴位瞬间苏醒，一齐疼痛。直到现在菜条看到巴彭时还有这么个反应，感觉她又要来烧自己了。

它铺的几条狗狂叫起来，弄泥、沙蛭和菜条知道巴澎已经从它铺经过。它铺的狗见到巴澎就叫，因为她持着的蛇头拐杖对它们造成威胁。每年都有收狗佬来大车收购狗，收狗佬们拿的打狗棍和套狗棍让大车所有的狗害怕，大车所有的狗对那些打狗棍和套狗棍也极其痛恨，凡是见到这样的棍子就凶狠地吼叫。巴澎的蛇头拐杖让大车的狗们联想到打狗棍和套狗棍。狗们对巴澎也只是叫叫而已，不会傻到去咬她的拐杖。巴澎那蛇头拐杖要是一砸下来，狗头不进裂也会起大包。

菜条很羡慕那些敢对巴澎叫的狗们，它不敢，它们敢是因为它们没有被巴澎烧过。

巴澎走远了。沙蛭放心地在树上割树疙瘩的老皮。弄泥的好心情又回来了，仰望树上的花和纷飞的蝴蝶。菜条又回到臭草中的那片花海舞花追蝶。

“呀——”

一声啼哭从它铺传来。

“是土巴被烧。”沙蛭一听哭声就知道是谁被烧了，“今天早上我见土巴的阿嬷帮他洗澡，很多青筋，我就知道他要被巴澎烧了……”

弄泥呆呆地朝它铺方向望去，万分同情被烧火的土巴。

菜条又挨到弄泥的脚跟前，和她一起朝着哭声传来的它铺望去。

当沙蛭割好苦楝树皮的时候，在城背那里又有哭声传来。他们又一起朝城背的方向看去，不知又是谁家的孩子被巴澎烧火了。城背传来的这个叫声很奇怪，不像土巴那样的叫声。土巴的叫声是带着绝望和不敢逃跑的屈服，这个哭声却像是在奔走中的，很有活力敢于反抗的那种，在这个叫声中还夹杂着哭骂。沙

烧火老嬷巴澎



蛭立即感到有戏看了，扶着树枝站起来拨开苦楝树叶探头望去，耳朵竖着认真倾听。

太座突然在它铺那边大声怒吼沙蛭：“死沙蛭——”

太座长得很大块，恶相，吼叫起来的声音更是吓人。沙蛭对他太座哥有一种莫名的服从和惧怕，听到他这一声吼叫就赶紧回应一声“得落——”，旋即就想下树。沙蛭太慌了，一手碰掉了挂在树枝上的竹篮。竹篮子里的刀和树皮随着竹篮子一齐跌落，正好都砸在菜条身上。菜条吓得尾巴都拖到了地上，全身狗皮好像在瞬间全部松弛。那可是刀子砸下来呀！幸好仅从尾巴旁边掠过削去几根狗毛而已。菜条不满地冲滑落下来的沙蛭轻吼了一声。

沙蛭顾不上说什么，把地上的树皮和刀子捡起来装进竹篮子里，抱起来飞奔回家。

沙蛭走了，城背那边的啼哭声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旧瓦窑突然显得格外安静。弄泥坐在树根下，目光越过臭草花海，越过河滩，看那弯流过的河水。菜条突然间也很乖地在弄泥的跟前趴下来，享受弄泥抚摸耳朵的幸福。

很快，沙蛭又跑回来了，告诉弄泥刚才他们听到的啼哭声是城背卖豆腐佬家的孙子龙二。他不肯给巴澎烧，光着脚满打谷场逃窜，一边哭一边骂巴澎。后来龙二被他阿大、阿伯和阿叔三个人追了很久才捉住，一个捉脚，一个捉手，一个捂嘴让巴澎烧完了。

弄泥吃惊地张着嘴，好久才“噢——”了一声。这让她想起以前菜条被巴澎烧火的时候大哥二哥捆绑它的样子。

沙蛭告诉弄泥这个消息后又跑回家去了。